



## 舊聞中找新聞：

### 從訪問者角度看廣電新聞訪問互文性

江靜之<sup>1\*</sup>

####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於訪問前透過新聞報導文本，設計有新聞性的訪問。不同以往互文分析多採文本分析法，本研究使用深度訪談法，透過對十名資深廣電新聞訪問者的訪談資料，探究訪問者如何汲取新聞互文文本，設計新聞訪問，以及新聞互文性受到哪些限制。本研究發現新聞報導與廣電新聞訪問之文類互文有助訪問者定位訪問，同時在訪問時間、受訪者及媒介考量下展開互文實踐。此外，廣電新聞訪問互文性主要受到閱聽人求新、在新聞及媒體競爭壓力下求異，以及受訪者求達自身目的等三方面的限制。

**關鍵字：**互文性、文類、訪問設計、新聞報導、廣電新聞訪問

---

<sup>1</sup>作者江靜之為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E-mail：[morecc@shu.edu.tw](mailto:morecc@shu.edu.tw)。

投稿日期：2010年6月28日；通過日期：2010年11月。

\*本文為作者國科會專題計畫(編號 NSC 5-2412-H-128-009)之部分研究成果。此外，作者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給予之寶貴意見及修改建議。



## 壹、研究緣起及問題

廣電新聞訪問是現代人十分熟悉的媒體活動。它不同於一般新聞訪問以蒐集新聞報導材料為目的，廣電新聞訪問本身就是目的(Ekström, 2002)，甚至已成一種表演(Heritage, 1984; Garrison, 1992; Ekström, 2002: 264-267)，是當代重要的媒體事件(Clayman, 2004)。例如政治人物便常透過廣電新聞訪問此種「互動式演出」展現政治專業，讓閱聽人感受到他／她的人格特質和認同，形成「政治名人現象」(Corner, 2003: 76-78；轉引自邱宜儀、蘇蘅，2009：12-13)。

自九〇年代始，越來越多研究者對廣電新聞訪問感興趣，尤其對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及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研究常以廣電新聞訪問為對象，探析廣電新聞訪問的互動結構及文類特質(Clayman & Heritage, 2002; Heritage & Greatbatch, 1991)、訪問者如何在訪問中透過語言建立自己與受訪者的身分定位(Clayman, 2002; Fairclough, 1995a ; Greatbatch, 1998; Heritage & Roth, 1995; Roth, 1998)、如何因應廣電媒介特質提高閱聽人的參與感(Fairclough, 1998)，訪問者的提問策略及訪問雙方的權力關係(Clayman & Heritage, 2002)等。

然而，Clayman(1990: 79)與 Bell(1991: 210)於九〇年代初指出，媒體研究不是偏向分析新聞訪問這端，便是著重探討新聞報導那端，相對忽略訪問與報導的關係。時至今日，連結新聞訪問與報導兩端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而且多聚焦於新聞報導，關注訪問如何被當成新聞素材，製成新聞(Clayman, 1990; Ekström, 2001; Nylund, 2006)，鮮少以廣電新聞訪問為對象，探析訪問者如何利用新聞報導設計「新聞」訪問。

本研究認為探討「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運用新聞報導設計訪問」同時具有實務及理論意涵。從實務上來看，訪問者不但大量閱報並隨時追蹤電視新聞發展，捕捉新聞脈動，從「舊」聞中找到「新」聞(江靜之，2009：150-151)，更經常預想新聞發展，依此設計訪問，期望此則訪問成功變成之後新聞(江靜之，2009; McNair, 2000: 100-101)，廣電新聞訪問與新聞報導可謂緊密相連。而從理論言之，



廣電新聞訪問主要利用新聞「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設計「新」聞訪問。最明顯莫過於廣電新聞訪問者在開場白中引述新聞報導，將接下來的訪問議題「放在持續進行的新聞事件之流中」，建立新聞性(Clayman, 1991: 55)。而且，運用新聞報導建立新聞互文性，不僅發生在訪問者的語言使用中，更發生於訪問前的訪問設計。

有鑑於此，本研究聚焦於廣電新聞訪問，探析訪問者如何汲取新聞報導，利用新聞報導與廣電新聞訪問之互文關係，設計具「新聞性」的訪問，並進一步指出新聞互文性之主要限制。

## 貳、文獻檢閱

要設計一則廣電新聞訪問，訪問者須從「舊」聞中找到「新」意，因此新聞報導遂成新聞訪問不可或缺的重要互文文本。亦即透過新聞報導互文性，廣電新聞訪問者方能設計具新聞性的訪問。以下簡述互文性概念及廣電新聞訪問互文相關研究。

### 一、互文性概述

「互文性」一詞由 Julia Kristeva 於六〇年代末期提出，主要關心「意義從何而來」的問題。Kristeva 的互文性概念深受 Bakhtin 「對話理論」(dialogism)的影響，主張文本裡的每個字(the word in the text)都是書寫主體(writing subject)、接收對象(addressee)和其他文本遭逢的空間(Kristeva, 1986: 36)。亦即文本既是作者與讀者對話之處，也是文本與情境（其他文本）交會之所：「文本被建構成引述的馬賽克；所有文本都吸收並轉換了其他文本」(Kristeva, 1986: 37)。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互文對象不僅止於在同一時空的其他文本，還包括之前的所有文本，正如 Fairclough(1992: 85)所說，互文性讓我們從歷史角度一窺原本屬於過去的既存傳統及先前文本如何被轉換成現在(the present)。

而且，互文性也不僅是相互連結的文本，它更是一種社會實踐，涉及以社會



規範產製及詮釋論述的過程 (Lemke, 1992; 轉引自 Solin, 2004: 270)。也就是說，互文性並非文本的客觀連結，而是讀者認知且由社群各種實踐活動所支持的一種文本關係(Solin, 2004: 270)，「是我們用來理解文本的所有其他文本」(Lemke, 1992: 259; 轉引自 Solin, 2004: 270)。

運用至媒體研究，Ott 與 Walter(2000)指出，當代媒體研究者常用「互文性」理解製碼及解碼兩端。前者將互文性當成媒體產製者用來邀請閱聽人的文本連結策略，重視產製者運用的風格技巧(a stylistic device)(p. 430)；後者將互文性視為閱聽人在後現代社會中進行的無意識詮釋活動，強調文本是多個(plural)、不穩定及矛盾的(p. 432)。

其中，研究新聞製碼端者常引用 Fairclough(1992, 1995a)提出的互文分析概念 (Candlin & Maley, 1997; Solin, 2004; Li, 2009)。簡單來說，Fairclough(1992)強調互文性是文本與生俱來的特質：個別文本可能與其他文本明顯區隔或融入，抑或將其他文本予以同化、對立或諷刺回應(p. 84)。但無論何者，Fairclough 指出，互文性凸顯文本的生產力(the productivity of texts)，說明每個文本如何轉換之前文本，並且將現有文類、論述等重新結構化，產生新文本(p. 102)。進一步，他將互文性區分為二：一是可從文本看出的「表面互文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如引述、預設及反諷等；二是由論述慣例(discourse conventions)構成的「基本互文性」(constitutive intertextuality 或稱之為 interdiscursivity)，包括論述(discourse)、文類(genre)與風格(style)。

Fairclough(1992: 195)認為文本互文特質透過語言實現，故文本分析成為研究互文性的主要方法。不過，本文認為，研究者透過文本分析法雖較易看見引述、預設等「表面互文性」，卻難以探析「基本互文性」。事實上，Fairclough(1995a, 1995b: 212-21, 1998)也多次強調，研究者要靠經驗及論述敏感度才能建立深層基本互文性，所以他建議研究者進行文本分析時，須佐以訪談或觀察等田野資料。而 Meinhof 與 Smith(2000: 10)也批評，雖然 Fairclough 在媒體文本互文上提供豐富例



證，但其研究結果不但受限於分析者洞見，也未能考慮閱聽人接收文本所產生的意義。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廣電新聞訪問之新聞互文性分析可採用深度訪談法，從廣電新聞訪問者角度出發，深化廣電新聞訪問之產製端研究，理由有二：第一，雖然目前學界對互文性是否為人們意識所為尚無定論(Kong, 2006: 774-775)，但可以確信的是，人們運用文本時總懷抱著某種目的(Kong, 2006; Liddicoat & Scrimgeour, 2008)。尤其廣電新聞訪問是一種機構談話(institutional talk)，有特定機構任務及固定的互動角色和方式(Heritage, 1985; Heritage & Greatbatch, 1991; Drew & Heritage, 1992)，訪問者對自己汲取互文資源之目的和行動具高度意識。因此，要探析廣電新聞訪問之互文性，可從訪問者如何（有意識地）汲取、構連新聞文本，設計新聞訪問著手。

第二，雖然理論上來說，互文性像一張無限擴張、綿延不絕的網絡，可由人們任意遊走其間，隨意揉合創造新的文本，但實際上，互文性卻受到社會限制及權力關係的框限，使得人們創新的文本空間有限(Fairclough, 1992: 103)。而研究者雖然可以透過文本分析描繪互文連結、混合創新的結果(Fairclough, 1989, 1992, 1995a, 1998; Kong, 2006)，卻無法瞭解互文性所受限制。本研究認為，唯有透過對廣電新聞訪問者之深度訪談，研究者方能於了解新聞互文實踐的同時，一窺新聞互文之範圍及所受限制。

因此，本研究主要從廣電新聞訪問者角度出發，探析訪問者如何於新聞訪問前取用、構連新聞報導文本，透過與新聞報導的互文關係，設計「新聞」訪問，同時探析新聞互文性受到哪些重要限制。

## 二、廣電新聞訪問之互文性

雖然專文分析新聞訪問與報導之互文研究多聚焦於後者，主要關注新聞報導如何引述、呈現記者訪問(Clayman, 1990; Ekström, 2001; Nylund, 2006)，很少研究



廣電新聞訪問的新聞互文性。不過，我們倒可從廣電新聞訪問之對話分析研究，一窺新聞互文性。舉例來說，Clayman 與 Heritage(2002: 7-8)定義「廣電新聞訪問」要素之一便是訪問內容須聚焦於「最近的新聞事件」。落實在語言使用上，廣電新聞訪問者不但在開場白中連結訪問與新聞事件，建立訪問的「新聞性」，也常以訪問當時為起點，說明新聞事件的發生時間，例如「我們『現在』要談『今天早上』發生的……」(Clayman, 1991)。而廣電新聞訪問者在訪問中預設、引述新聞報導內容的情況更是常態。

除了上述預設及引述等「表面互文性」，Fairclough(1995b, 1998)關注媒體公私領域論述的互文轉變，也曾以廣電政治訪問為例，分析公共論述如何為日常及娛樂論述滲透，成為娛樂資訊(infotainment)。他透過文本分析指出，廣電政治訪問者捨棄原本嚴肅的問問題模式，改採日常對話形式，使用一般日常用語、語調及代名詞等，挑戰受訪者。Fairclough 認為採用日常對話形式讓廣電訪問者將原本嚴肅、正式的政治訪問轉化成一般對話，將政治訪問變成一種展示的奇觀(spectacle)，也讓觀眾成為觀看對話的偷窺者與消費者。

進一步，論述互文變化也牽動廣電新聞訪問文類及訪問雙方關係的改變。傳統上，廣電新聞訪問（文類）由記者當訪問者，以一問一答的互動方式，訪問新聞事件相關者(Clayman & Heritage, 2002: 7-8)。這樣的新聞訪問互動將訪問雙方定位成「非個人的(impersonal)」機構角色與關係，截然不同於日常一般的個人(personal)與人際的(interpersonal)關係(Schudson, 1994: 581-583)。然而，當廣電新聞訪問者不再堅守提問者角色，而是似日常「對話」一般，使用日常用語、變化語氣、發出笑聲，甚至直接附和、評論或挑戰受訪者所言，訪問雙方便呈現出非正式的人際關係樣貌，不但降低傳統新聞訪問的正式及權威性（江靜之，2005；Fairclough, 1989, 1992, 1995a, 1998; Scannell, 1996），更傾向以建立社交關係為重(Scannell, 1996; Tolson, 2001)，有別於傳統新聞訪問提供資訊之文類目的。

如前所述，無論是廣電新聞訪問與新聞報導的內容互文關係，或深層論述、



文類及訪問雙方關係的互文改變，以往研究多採文本或對話分析法，忽略廣電新聞訪問者在訪問前已有意識地汲取新聞互文資源，設計「新聞」訪問主題及受訪人選，進行互文實踐。由於廣電新聞訪問者的互文實踐深切影響訪問者之後的訪問表現及訪問雙方互動（江靜之，2009），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法，探究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在訪談前運用新聞報導，設計新聞訪問，以及新聞互文性受到哪些重要限制。

##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問題有二，一是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於訪問前汲取新聞報導文本，透過新聞互文性設計廣電「新聞」訪問？二是限制廣電新聞訪問互文性之重要因素為何？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法，從廣電新聞訪問者角度探析上述兩個研究問題。

根據 Clayman 與 Heritage(2002: 7-8)，本研究將「廣電新聞訪問」定義為：第一，訪問者由專業記者擔任，受訪者則是與新聞事件有關之人。訪問主要接收對象是不直接參與訪問互動的閱聽人；第二，訪問雙方主要以問答方式互動，正式性高；第三，訪問內容常聚焦於最近新聞事件。舉例來說，趙少康主持的【新聞駭客】及沈春華主持的人物專訪【沈春華 life 秀】都不屬於本研究定義之廣電新聞訪問。前者因主持人不是專業記者，後者則因訪問內容以人物，而非新聞事件為主。依此定義，研究者從 2007 年 3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25 日止，對十名資深廣電新聞訪問者進行深度訪談。至接受訪問當時為止，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至少從事五年以上新聞工作，且曾（現）任新聞主播（其中五名電視新聞主播有四名曾身兼製作人）或新聞節目主持人，廣電新聞訪問經驗豐富（受訪者之基本資料及受訪時間見附錄一）。

除了編號 I，九名廣電新聞訪問者皆接受兩次研究訪談，每次訪談約一個半至兩個小時，本研究共蒐集十九人次的訪談資料。第一次研究訪談主要聚焦於廣電新聞訪問製作流程，藉此了解新聞訪問相關情境（包括互文性）及設計。在進



行研究訪談之前，研究者盡量蒐集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曾執行之廣電新聞訪問，再從中挑選一則進行逐字過錄。正式訪談時，研究者除了請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說明一般流程，也請他/她以個案為例，說明相關情境考量及設計。第二次研究訪談主要請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評論研究者準備的其他廣電新聞訪問（過錄稿），深入討論相關情境考量及訪問設計策略。兩次研究訪談皆於訪談後製成逐字稿。

研究者再三詳讀所有訪談逐字稿，從中挑選、分析與新聞互文性及其所受限制之相關資料。在呈現上，為了方便讀者閱讀，之後引述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所言將刪除贅字，並在不傷害文意下修飾引述內容。此外，若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所言之意無法脫離與研究者互動的研究訪問情境，研究者將以 Q 代表研究者，A 代表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呈現原有訪談互動內容。

## 肆、資料分析

不同一般跑線記者須「親臨現場」，廣電新聞訪問者主要透過報紙、電視及網路等新聞報導瞭解新聞事件及發展。新聞報導成爲廣電新聞訪問主要互文文本，如 C 所說：「我們今天會做○○○（訪談節目）一定是它有新聞出來。我們也有新聞為本」。然而，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以新聞為本」，廣電新聞訪問與新聞報導的互文關係爲何？對此問題，一般容易聚焦於「內容」層次，忽略此二者在「形式」上如文類，也有互文關係。本研究以下透過深度訪談資料，分析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在訪問之前，利用新聞報導與廣電新聞訪問的文類互文關係，找出具新聞性的訪問主題及受訪者，之後再說明限制廣電新聞訪問互文性之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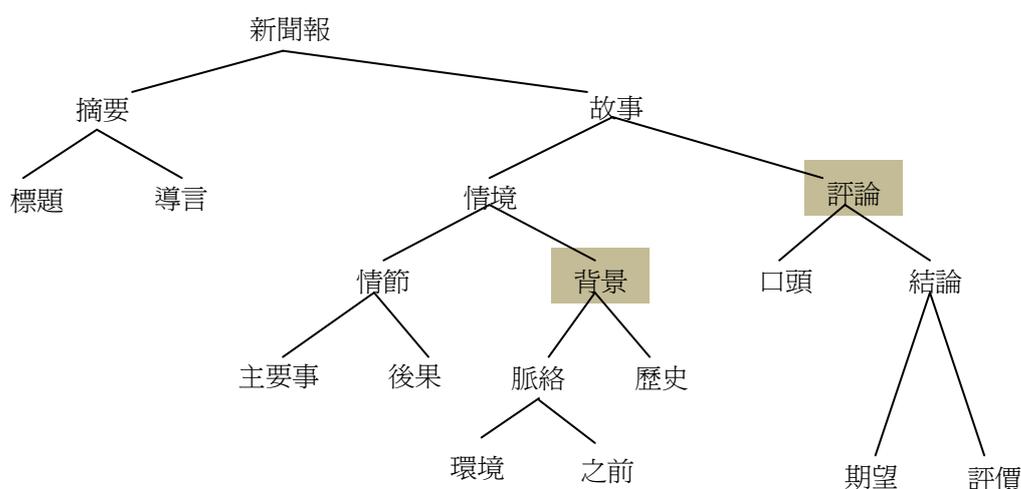
### 一、廣電新聞訪問與新聞報導之文類互文

根據本研究深度訪談，報紙新聞是廣電新聞訪問者尋找訪問主題及切入點最重要的互文文本，而 van Dijk(1988)提出的報紙新聞基模（圖一）正有助我們了解新聞報導的文類特徵。

報紙新聞文類之主要目的爲提供事實資訊。根據 van Dijk(1988: 56)，每則新



聞皆由「摘要」(summary)與「故事」(story)兩大部分組成。不過，van Dijk 指出，只要有「摘要」的「標題」(headline)及故事「情節」(episode)的「主要事件」(main events)，便可構成一則完整新聞論述，雖然「後果」(consequences)經常涉及新聞價值的高低，有時甚至比「主要事件」更重要。相較之下，故事「情境」的「背景」(background)是可有可無的自由選項(optional)，而新聞報導「故事」雖然理論上包含「情境」(situation)與「評論」(comments)，但後者並非必備要素。



圖一：報紙新聞基模結構 (van Dijk, 1988: 55; 灰框為本文作者所加，表示可選擇的非必備要素)

另一方面，廣電新聞訪問的文類特質為由記者擔任訪問者，針對最近發生的新聞事件向受訪者提問，訪問雙方主要以問答方式進行互動(Clayman & Heritage, 2002: 7-8)。此外，根據研究訪談，我們認為廣電新聞訪問另有一項重要文類特徵，亦即訪問雙方有較長時間進行訪問互動(通常為十分鐘到一小時不等)，不同於大部分廣電新聞平均一則只有一分半鐘的時間(Huang, 2008: 3)。而且，廣電新聞受訪者通常志願受訪，不但發言意願較高，也有較多時間發言，有異於以蒐集新聞素材為主的訪問，受訪者常被迫(不)回應，或發言經過剪輯、安插於新聞報導之中，喪失原意。



本研究發現，廣電新聞訪問者常透過區別上述「新聞報導」與「新聞訪問」兩種不同文類，「定位」訪問。以 C 與 H 主持的廣播新聞訪問節目為例，C 及 H 皆表示訪問主要補廣播新聞深度之不足，希望像「報紙社論」，讓聽眾瞭解新聞事件之意義，而非僅說明新聞事件本身：

您聽到的我們所謂的○○○（訪談節目），這是補我們廣播新聞深度之不足的一個設計，……經過前一天的新聞，它（指該訪問節目）會過濾篩選值得探討的議題，然後繼續去挖掘一些背景新聞，做比較（有）深度的分析……(C)

C 與 H 主持的廣播新聞訪問之所以負責「分析」，而非「陳述」新聞事件，乃因後者已由新聞報導完成：

……因為如果你再談這個事件本身，你聽我們的新聞就好啦……○  
○○（指該訪問節目）就是去找跟新聞事件本身不一樣，但是又相關，可以再深入。(H)

一旦透過文類互文將廣電新聞訪問定位為「分析」，訪問者便無須著墨於新聞已經交代完畢的「主要事件」，反而可著重新聞報導文類的非必備要素：新聞故事情節的「後果」、情境的「背景」及故事「評論」。進一步，廣電新聞訪問也無須訪問新聞事件當事人，說明「主要事件」（此事已由「新聞報導」完成），而是偏向訪問專家學者，展開不同的問題設計，運用不同的互文文本。例如 H 針對某工程弊案訪問工程學者，會先詢問受訪者產生該弊案的可能原因，然後一一探問（背景），最後再請受訪者提出建議（評論）。

簡言之，透過廣電新聞訪問與新聞報導的文類互文，訪問者不但可以承繼新聞報導，為廣電新聞訪問定位，更可藉此發掘訪問主題及受訪者，創造具新聞性的廣電訪問。而在文類互文之下，廣電新聞訪問者汲取新聞報導文本還涉及訪問時間、受訪者及媒介特質等三大重要因素，以下分述之。



### (一) 訪問時間與新聞互文

「訪問時間」與新聞互文的關係有二，一是訪問時間點決定訪問者須追蹤、引用至何時的新聞報導，二是訪問時間長短涉及訪問者需要汲取多少相關新聞報導。

首先，透過深度訪談可知，廣電新聞訪問者主要選擇訪問當日或近日比較熱門，以及較具發展性的新聞，作為專訪主題。「熱門」意指當時報紙及廣電新聞大幅報導，或將之放在頭版或二版的重要新聞。「發展性」則指新聞事件有後續發展或影響者，例如我國與哥斯大黎加斷交可能影響其他邦交國(H)；或若針對 2008 年馬英九總統就職演說內容進行廣播新聞訪問，J 會選擇演說中提及「不會再有非法監聽、選擇性辦案的現象」及「戰後新移民概念」兩個主題，但 J 認為前者的議題延展性比後者強。

更重要的是，為保新聞訪問「時效性」，即使決定了訪問主題，訪問者還是得持續追蹤新聞發展。早上播出的廣電新聞訪問即便已於前一天下午或晚上決定訪問主題，為了求「新」(時效性)，若當天早上有突發的大新聞，例如早報頭版出現一則獨家新聞，訪問者也可能臨時改變訪問主題(G)。而下午或晚間的廣電新聞訪問更須追蹤當天新聞發展，如 D 舉例，已經決定的晚間九點新聞訪問還是需要持續注意相關新聞發展，尤其晚上六、七點是晚間新聞的截稿時間，得搜尋與訪問主題及受訪者有關的「所有晚間新聞」。換言之，廣電新聞訪問者汲取新聞報導文本的工作隨時間延展，直至執行訪問為止。

而且，由於互文性不只是「往回看」，更有預想未來的創造性(Solin, 2004: 273)，所以廣電新聞訪問者承繼新聞報導的同時，也在創造之後的新聞。舉例來說，D 於 2007 年 2 月 26 日，蘇貞昌宣佈參加民進黨內總統初選的隔天，訪問民進黨四大天王中唯一尚未表態的呂秀蓮。D 認為此時訪問呂「算是打了一次勝仗」，強調呂「這一次來(接受訪問)，新聞時效(性)非常高，她被我們搶到一個獨家，所以第二天各報通通能用」。D 也指出新聞動態發展特質，強調新聞訪問可



能引發之後的新聞：

……各（電視）台都有在聽（訪問者執行的新聞訪問）。聽完後，他（受訪者）一出去，大家就擠上去了：「你剛才講那個什麼？」很多人都擠上去……新聞就是這樣不斷下去。它是動態的，沒有絕對一個終止點，所以訪問完，後面還有一個新的（新聞發展）。(D)

其次，訪問時間的長短涉及廣電新聞訪問者汲取新聞互文文本的深度及廣度。以 2007 年 4 月底民進黨總統黨內初選內鬥一事為例，E 被問及若於研究訪談當天（2007 年 4 月 28 日）訪問呂秀蓮，在十分鐘與三十分鐘的訪問時間限制下，訪問重點有何不同？E 表示若只有十分鐘，她將聚焦於呂秀蓮 4 月 27 日與記者座談大批蘇貞昌一事，探問呂批蘇之「前因」，欲知：

當她決定參選之後，這一路走來，她自認受到的不平究竟有哪些，以致於她昨天在這個臨界點爆發。當然一發不可收拾了。她可能是昨天三個人（謝長廷、游錫堃、呂秀蓮）裡面，最敢講的一個。她為什麼這麼氣？顯然，她之前自認受到很多委屈。可能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挖出一些她以前遭遇過，但卻沒有講出來的東西。

若有三十分鐘，E 則會再詢問扁呂關係及呂的政見。提問前者乃因為呂「昨天很氣呼呼地說，阿扁如果表態明挺誰，那我就氣到，我就要退選了。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妳為什麼覺得總統在挺妳以外的兩個人，有什麼蛛絲馬跡？……」；<sup>2</sup>後者則因呂「是所有候選人裡面唯一的女性，……她又是個女權主義者，也做了很多事情，我覺得一定要有機會讓她陳述（政見）。」

上例清楚顯示訪問時間點及時間長短皆影響廣電新聞訪問主題及運用的新聞報導文本，產生不同深淺程度的新聞互文性。而且，廣電新聞訪問者運用新聞文

---

2相關新聞補充：「副總統呂秀蓮昨天在宜蘭市批評行政院長蘇貞昌，用國家資源進行個人黨內初選，是『民進黨執政以來最可恥的一件事』；她說，如果陳總統有支持某一個人，『公開講一下，我一定退選』。」（姜炫煥、邱瑞杰，2007 年 4 月 28 日）



本，不但承繼現有新聞發展，更預想新聞的未來延展性，將之納入訪問主題及問題之中，進一步開展新聞互文性。

## (二) 受訪者與新聞互文

有於廣電新聞訪問文類特徵——有較長時間與受訪者進行問答互動，「受訪者」成爲廣電新聞訪問者汲取新聞互文文本的重要面向。一方面，某則新聞報導能否成爲訪問主題，要視是否有合適且願意受訪之人，如 B、E 與 F 皆提及若無適合的受訪人選，可能不會進行新聞訪問。另一方面，「受訪者」也會影響訪問者引用的互文文本，例如 Killenberg 與 Anderson (1989/李子新譯，1992) 建議新聞訪問者必須知道受訪者的背景及近況(p. 56)、受訪者過去接受訪問的表現(p. 239)，以及受訪者已經聽厭什麼問題(p. 79)等。尤其在政治議題上，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多指出瞭解受訪者政治立場及觀點的重要性。

在本研究深度訪談資料中，除了 C 與 H 主持的廣播新聞訪問以「分析」爲重，偏向邀約專家學者，以及 I 主持的電視新聞訪問固定訪問同一受訪者，其他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幾乎皆主動提及新聞訪問常優先邀訪「新聞事件當事人」。即使 C 主持以分析爲主的廣播新聞訪問，當她在訪問中得知受訪專家（政治學者）同時具有訪問主題（二二八事件）的當事人身分（二二八受害家屬），也選擇放棄事先擬定的訪談大綱，提問與受訪者當事人身分有關的問題。

「新聞事件當事人」之所以爲廣電新聞訪問者的首選，乃因大部分重要新聞事件都需要新聞參與者或政治領袖的「口頭回應」(verbal reactions)(van Dijk, 1988: 54)。新聞訪問者不但可以請當事人補述新聞故事的「情節」、詳細說明故事「背景」，甚至挑戰當事人之前發言。對廣電新聞訪問來說，訪問「新聞事件當事人」本身便具新聞性，F 舉出以下三例：

我要邀馬英九，因為他今天成爲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就是符合我們新聞點，你會跟觀眾說：「今天馬英九正式成爲國民黨的總統候選



人，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他，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來到現場。」

假設林義傑跑了 111 天回來……他回來第一個上我的節目，像這樣他就是有新聞點。

陳淑樺今天被壹周刊拍到了。我當然能夠找到陳淑樺那也很好，大家會想看，因為她是一個知名人物，而且好久不見。今天又被周刊找到。如果我能在電視上呈現那有多好，我就不用在去拍周刊了。

不過，「新聞事件當事人」不一定都像上述三例那樣清楚。誰是有資格發言的「當事人」有時要看訪問者如何界定「新聞事件」。以 J 主持廣播節目，於 2007 年 7 月 31 日，針對台北市議員自強活動一事訪問新黨副秘書長為例，他當時選擇此則新聞作為訪問主題原因有二，一是「當天平面媒體披露了……讓你尖叫的新聞」，亦即有三十九個台北市議員參加所費不貲的夏威夷自強活動，二是此報導對 J 在「以台北地區為主要播放(地區)的電台」主持的新聞節目而言：「台北地區的新聞當然對於所有(台北)聽眾來講接近性最高」，所以此則報導成為訪問主要互文的對象。

但新聞報導要成為訪問主題還需要切入點，以及相對應的受訪者。J 對此新聞進行「加工」，他不但一眼看出新黨五個市議員都參加此活動：「三十九個人……新黨只有五個人所以非常好認，所以一圈就圈出來」，更一一計算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及新黨各有多少議員參加：「我自己把它(各黨市議員參加人數)分出來」，發現「別的政黨都還沒有百分之百，但是新黨百分之百(五個全數參加)，這比例太高了」，加上當時新黨強調清廉，出現此狀況實在「不符期待」，所以 J 認為這是值得訪問的新聞點：

那時我們對政黨的期待也不太一樣。如果國民黨全都去或民進黨全都去也就算了……新黨那時候一再強調要清廉，所以對它的道德要求會比較高，所以當時當然會覺得應該要問新黨。



確立訪問主題後，J 再決定受訪人選。在此事件中，五個新黨市議員當然是「新聞事件當事人」，但 J 表示：「當然我可以訪問五位市議員中的任何一個，但是五位市議員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原因或理由，他可能就只講他自己，不見得能夠代表其他市議員，所以這個應該要問黨部。」易言之，新黨黨部成爲該事件的「當事人」，故下一個問題爲：誰能代表新黨黨部發言？J 運用他對政黨組織分工的理解找出適合的受訪者：

問黨部的話我可以問黨主席或秘書長。但像這種事務，黨主席很可能會說這個我不了解，因為黨主席只是負責政策性的事情，所以問秘書長應該比較 OK。所以我大概找這樣層級的人。

J 最後邀訪新黨副秘書長。而且，J 知道該名受訪者當過記者，跑過台北市政府新聞，所以 J 認爲「他（受訪者）也可以用記者身分來談那些議員以前怎麼要求招待旅遊的惡行惡狀。他可以講的東西其實超過他的黨部身分，所以找他是比較全面的。」對照實際訪談內容可以發現，訪問者的確在訪問後半部請受訪者以過去記者經驗談台北市議員參加自強活動的情況。

上例顯示 J 如何從新聞報導找出值得訪問的新聞點——五個新黨台北市議員全數報名參加自強活動，再依訪問主題約訪適合的受訪者，而約訪的「受訪者」又影響訪問者汲取新聞互文文本的範圍及內容。而且，經此過程可以發現，雖然受訪者身份、與新聞事件的相關性，以及發言正當性等皆有賴訪問者在訪問中的語言描述及構連(Clayman & Heritage, 2002: 68-72; Roth, 1998)，但早在訪問執行之前，訪問者便已運用互文文本界定訪問主題與定位受訪者，同時連結受訪者與新聞事件的關係，賦予受訪者發言的正當及權威性。

### （三）媒介特質與新聞互文

新聞互文性深受媒介特質影響，尤其電視媒介對影像畫面的需求更直接影響電視新聞訪問者「何時」挑選「何種類型」的訪問主題。根據 G 的說法，晨間電



視新聞較不容易針對某個突發事件進行專訪，因為早上資料不多，且缺乏資料畫面：「早上我覺得比較難，因為資料不夠，你要去訪問所有當事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要訪問得把它的畫面找出來……。」

對電視新聞訪問者來說，影像畫面是極為重要的互文文本。E 便強調電視新聞訪問「一定需要畫面，……我即使是做人物(訪問)，我都非常需要畫面。即使金庸、馬友友這樣的人，他們都夠具國際知名度，夠大牌了。我(也)絕對不可能一個畫面中只有我跟他兩個人，然後撐一個小時。」

而且，新聞資料畫面的互文使用同樣有許多考量。研究者請 F 假想若於馬英九宣布參選總統當天訪問他，會使用哪些新聞資料畫面？F 先說道：「如果他(馬英九)今天那個新聞畫面已經出現太多，我就不太會用，可能頂多當成背景」；如果已有的新聞畫面(如記者會)也只是以馬英九為主，與現場訪問差異不大，「那畫面我用現場(訪問)的就好了，因為那是我的獨家內容，那個(已有的新聞畫面)反而是跟大家一起 share 的。」此外，電視新聞訪問者還得準備與提問問題有關的畫面，例如 F 想問馬英九關於王金平擔任副手的問題，就會準備王金平的影像畫面；要問馬英九被槍斷背山的問題，就得準備「被槍聲(是)斷背山的畫面」，而這也有幫助觀眾回憶，且證明訪問者「所問非虛」的功用：「也是幫助觀眾去記憶，因為那個場合不是我亂說的」。

電視新聞訪問需要新聞畫面資料，同時搭配鏡頭變化，就連以「分析」為主的電視新聞訪問也不例外，如 I 主持有固定受訪者的國際新聞時事訪談：

Q：(關於訪問畫面的呈現)這個訪問例如說你問完問題之後，鏡頭帶到他。然後就他一個大頭，他就開始講。

A：不過他的大頭也不是那麼好看，(所以)我們會把他變成小頭。

Q：畫面。



A：對，畫面。(配合訪問主題)美國選舉的畫面，北韓的飛彈畫面。

⋮

Q：你覺得怎樣的畫面才是比較好的？

A：10 秒鐘。他大頭 10 秒鐘，然後變小頭。

Q：然後就開始資料畫面出來。

A：對。

總而言之，廣電新聞訪問者是在新聞報導文類限制(constraint)下，持續注意新聞「說了什麼」，再利用新聞訪問文類資源，決定「何時」、「問誰」、「怎麼問」及「問甚麼」。廣電新聞訪問與新聞報導的文類互文關係可說是訪問者從新聞的已知邁向訪問的未知之途中，不可或缺的基礎建設。

進一步，在廣電新聞訪問文類下，「受訪者」成為廣電新聞訪問者汲取互文文本的重要方向，而訪問時間越長，訪問者取用的新聞互文文本可能也越多。此外，訪問者得持續注意相關新聞發展（包括受訪者發言等）直至訪問執行，而電視新聞訪問者（尤其身兼製作人的主播）由於受到電視畫面的影響，還要顧及是否有可資運用的新聞及媒體資料畫面。

雖然媒介特質不可忽視，但本研究認為對廣電新聞訪問來說，新聞訪問「文類」的重要性還是大於廣電「媒介」。以選擇受訪者為例，根據 G 所言，電視常因影像畫面需求而邀請「大家希望看他長甚麼樣子的人」，廣播則偏向訪問「大家比較熟悉的（人）」，但這些媒介考量並不適用於「熱門」（從新聞報導量及強度來看）新聞當事人訪問，因為當事人的「新聞性」高於媒介考量：

A：如果新聞炒得很兇，當事人一直沒有出現過，那當事人當然都很重要，

不管他是(閱聽人)熟的或是不熟的。就是他的議題比較重要，他本人講話



比較重要。

Q：所以只要本人講話就可以？

A：他本人講話比較重要，所以大家都會追著他去請他講，我覺得新聞點還是很重要。……

## 二、廣電新聞訪問之互文限制

之前文獻提及互文性並非無限延展，而是受到社會情境的限制，這在廣電新聞訪問者汲取新聞互文文本上尤為明顯。以下本研究從廣電新聞訪問者角度出發，分析限制廣電新聞訪問互文性的主要因素。

### （一）閱聽人想像

Schudson(2003: 110)指出，記者認為閱聽人會從電視獲知新聞事件的基本故事架構，所以在電視新聞基礎之上報導「新」聞。易言之，記者必須設想閱聽人已經知道哪些「舊」聞，才能在此基礎上提供閱聽人需要的「新」聞，廣電新聞訪問者也不例外。但廣電新聞訪問者的閱聽人想像如何影響廣電新聞訪問的互文範圍？

根據本研究深度訪談資料，廣電新聞訪問者會以「當代媒體資訊環境」來想像閱聽人。首先，訪問者預設閱聽人與自己一樣處於資訊充斥的傳播環境(空間)，隨時可以取得充足資訊，所以訪問者需要注意其他媒體訪問，避免自己的專訪只是提供閱聽人已知資訊，落得「沒人看」的下場。如 D 表示：

現在如果別人做過，(我們)盡量可能不再做，因為怕觀眾不想看了，因為觀眾已經取得足夠的資訊。……如果我們沒注意到別人做過，今天再把同樣的人，把原班人馬，因為有些人還是很願意上節目呀，類似的人又搬上節目，你覺得會有人看嗎？我們也不希望做一個沒人看的



東西。人家一定會轉台。

A 也認為在電視、網路資訊垂手可得的情況下，若訪問者只是重覆一般常見的論點，將無法獲得閱聽人青睞：

A：如果今天主打兩岸議題……可能我在當下會覺得這個東西已經談爛了，我就會去轉一個方向，想去談一些比較 personal 的東西。

Q：你怎麼去判斷這個東西談爛了沒？……

A：比方說他們都有候選人辯論會……，而且你可以很肯定你的問題丟出來的時候，他可以講五分鐘不停，而這五分鐘不停的東西是都已經知道的東西，而且可能對觀眾來講不痛不癢……你可以預期是這樣的東西，你就不想聽那樣的東西。

Q：因為你覺得那個答案已經知道了。

A：對。

Q：你覺得你已經知道那個答案，(所以)觀眾應該也已經知道？

A：我覺得或許他不是那麼清楚，但是這種資訊他很容易在網路或是其他電視台取得……。

其次，訪問者會依閱聽人每日生活作息時間來界定不同時段、不同媒體專訪之功能。舉例來說，G 認為廣播可能是聽眾一早最先接觸的新聞媒體，所以若發生重要的突發新聞事件，當天早上（時間）的廣播（媒介）新聞訪問（文類）應說明新聞事件的相關背景資訊：

我的經驗顯示，廣播早上七到九點之所以能夠做起來，……會讓我的聽眾覺得他聽完以後，他去上班也好，或者他去(做什麼也好)，不



管他過什麼樣的生活，他覺得他這一天都掌握到一個 key information，然後這個 key information 的發展性他才能夠有一個自己的分析資料。

時間推移至夜晚，由於閱聽人已經透過各種新聞媒體「對於大部分事情都已經知道了」，閱聽人「現在只想要答案，或是(以)評語的方式(瞭解新聞事件)」(G)，所以晚間廣播新聞訪問便偏向新聞事件的分析，符合閱聽人需求。

廣電新聞訪問者的閱聽人想像不但影響新聞訪問的功能定位（連帶涉及之前所述廣電新聞訪問與新聞報導的文類互文），也對實際訪問構連的互文文本造成影響。F 表示，當專訪一名當時觀眾不熟悉的新聞受訪者（亦即當時新聞對該受訪者的報導還不夠多），她會選擇強化該受訪者與新聞事件的關係，讓觀眾認識受訪者，並依議題性質如台灣之光，營造受訪者的正面形象：

……現在剛出爐一個台灣之光，大家跟他不熟。不熟的時候，……我為了讓觀眾能了解這個人……當然只能夠針對他新聞點的部分去強化。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喔，我為什麼叫做第一名，然後這個第一名的感受、第一名在做什麼，一定是這樣子。

反之，若受訪者已是閱聽人十分熟悉的人物，訪問者便無須花太多時間介紹受訪者，甚至可以減少暖場時間，如 G 以訪問馬英九為例表示，因為「大家都太熟他了，不必暖場」。

以上資料指出廣電新聞訪問者的閱聽人想像如何框限新聞訪問之互文性。不過，訪問者並非只將閱聽人簡單劃分成幾種類型（如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等），而是透過新聞發展——由不同時段播出的各種新聞媒體文本組成之新聞互文網絡，想像閱聽人。換言之，新聞互文性與閱聽人想像有時互為因果，難分先後。

## （二）新聞及媒體競爭

理論上，廣電新聞訪問的互文網絡可無限延展，毫無限制，但在實際操作上，



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皆強調新聞訪問必須有「新」意，最忌與既有訪問（包括非新聞的媒體訪問）重複。舉例來說，C 訪問某位政治人物時參考的媒體訪問不僅只有所謂的政治「新聞」訪問，還包括非新聞訪問：

……通常我們做新聞，……要挖就挖出一些其他媒體所沒有，拿出來有新聞價值的東西。就像我上個禮拜訪問○○○(受訪者名)。她那一陣子常常參加很多的(訪問)。……我就在思考，你要問什麼？政治的？還是生活的？生活的她才剛上了陶晶瑩的(節目)，對不對？那政治的東西……。

此外，無論廣播或電視新聞訪問者皆儘量避免自己新聞訪問節目（即使在不同電台播出）曾經做過的主題或受訪者。H 表示：

……那個時候我記得（TVBS 周政保影帶事件）發展到，最新的發展應該是記者免職跟主管記過吧……那幾天，在媒體的新聞話題，或每天的○○○（新聞訪問節目名稱）其實都有談。因為大家都關注這個事件的發展。其實當天我們主要鎖定是說，當你是當事人的話……你要怎麼樣去做取捨……。[Q：為什麼要從當事人角度切？]……因為這個東西，我們之前，你說專家學者，比如說像大傳所的教授，之前都已經談過了……。

尤其電視新聞訪問者在收視壓力下更忌重複。例如之前 F 說明「新聞點」，除了強調新聞事件人如「林義傑跑了 111 天回來」，也指出異於，甚至「搶先」其他新聞媒體的重要：「……他回來『第一個』上我的節目，像這樣他就是有新聞點。」不過，A 認為競爭主要發生在同類型的媒體上，亦即電視新聞訪問的主要競爭對象是電視媒體，出現在報紙或廣播電台的專訪素材或受訪者較能為電視新聞訪問者再次採用：

(Q：會不會受訪者講過的東西在別的媒體[已經說過了?])沒有



關係，電視就是跟電視競爭。如果以廣播跟平面來講有提供不錯的素材，我們其實都是會去追的，我們會從中去挖更多東西出來。

或者是某一個報紙，就是說不同於電視的媒體，或者是廣播，他們訪問到一個很不錯的人，他的那個觀點真的很不錯，而且沒有在電視出現過，我也會把這個人邀請到棚裡來。

當然，並非所有其他電視台專訪過的素材或人物皆不能使用，但受訪電視新聞訪問者強調「差異性」，如 A 指出：「其實別的電視台(如果)已經挖到某個程度也可以成為我們(電視新聞訪問)素材，(但是)我們要有把握比他挖得更多，而且一定要不同。」。E 甚至表示自己盡量不問別人問過的問題，即使必須提及，也盡量將它當成問題的背景資料：

……我都盡量不要去問別人以前問過的問題，或是把別人問過的問題，拿來當作我的發語詞(Q：什麼意思?)就是說，這已經是他問過你的，我不會再問，但是我會跟你提到說，我已經(Q：你知道這件事情)對。我知道這件事情。但是我可能會從，他問的問題之後，再去繼續做延伸。

或是，廣電新聞訪問者也會將其他媒體訪問當成反駁或批判的對象，如 B 在研究訪談中表示：

Q：聽那個(指立場不同新聞節目訪問)的目的是為了要？

A：知道他們的觀點。

Q：知道他們的觀點，然後呢？

A：然後我就知道怎麼來反駁、批判。

Q：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A：知道他們的邏輯，知道他們在玩什麼。

換言之，新聞和媒體競爭使廣電新聞訪問與其他媒體訪問的互文關係偏向「區分」及「對立」，而非「同化」及「融入」。這一方面限制了廣電新聞訪問者構連互文文本的範圍，另一方面卻也開啓連結既有及其他文本的可能性。

### (三) 受訪者

之前提及限於廣電新聞訪問文類，「受訪者」成爲廣電新聞訪問者構連互文文本的重要對象：訪問者需要知道受訪者與新聞的關係、背景、立場、以往媒體表現，以及曾經公開回答的問題，說過的話等等。於此同時，「受訪者」也是限制廣電新聞訪問互文文本的重要因素。首先，訪問雙方通常懷抱不同目的，在訪問中相互爭奪劃定互文的範圍，尤其受訪對象爲新聞事件參與者或政治人物時更是如此。E 如此說道：

我們要的不同。你(公關或媒體行銷者)要的可能是商品效果、宣傳效果，可是我要的是媒體效果。媒體效果是什麼?媒體效果就是更多共鳴，更多影響力……所以你一定要逼迫對方(受訪者)講出一些他沒有講過的話……第二天報紙出來，報紙還是會對今天這麼長的兩個小時的訪談，抓一個點出來。

其次，雖然新聞訪問者可以計畫、引導訪問的互文方向及內容，但成功與否還得視受訪者當下的回答及態度而定。以 B 執行某場廣播新聞訪問爲例，雖然 B 事先計畫將訪問重點放在媒體操作，但因受訪者數次迴避或簡短回應，他只好在訪問中放棄自己原本打算大做的媒體操作主題，改變預先設想好的互文文本方向及討論層次：

Q：……你當天訪問要談媒體操作，但是媒體操作沒有談非常多，為什麼？

A：沒有非常多是因為她（新聞受訪者）不願意談。



Q：你從哪裡聽出她不願意談？

A：因為我問了幾次她都不回答。不然就，那個操作部分怎樣怎樣，她就這樣子（不是談很多）。

或是 D 某次訪問呂秀蓮，本想問她對民調前兩名搭配參選正副總統的意見，但因呂「一開始就反擊民調……因為她反擊民調得這麼嚴重，所以我大概也不會再去問民調第一名、第二名要不要搭成正副總統？」D 同樣因受訪者的回答決定要捨棄或提問原先預定好的問題（互文內容）。

以上彰顯廣電新聞訪問互文性如何因受訪者而具有持續變動的特性。也就是說，雖然擇定受訪者後，廣電新聞訪問者可以事先構連、準備相關互文文本，設計訪問，但更重要也更困難之處在於受訪者不一定會照著訪問者的劇本走。新聞訪問者實際取用的互文文本隨時可能因受訪者的回答而延展、中斷，或另啓新的連結。有趣的是，本研究發現，資深廣電新聞訪問者常在預期受訪者可能反應的同時，也保留訪問應有的不確定性，願意用提問來測試各種可能，希望在一問一答的微觀互動中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具體而言，對於重要問題，資深訪問者即使「預期」受訪者不會回答，也會嘗試提問，如 E 於研究訪談中所說：

Q：你覺得她會直接說（回答）嗎？

A：喔，她不會。

Q：你問，她會守住（不回答）。

A：我覺得她不會（回答）但是你要問。

Q：你即使知道她會守住不會說，但是你還是要問？



A：因為就像我剛舉的例子，我們都覺得大家不會承認人頭黨員，但她講出來了，有些事情。

Q：所以你要試試看。

A：嗯。

而且，多名受訪廣電新聞訪問皆表示，無論受訪者是否回答，「問問題」是訪問者應盡的責任，必須充分表現出來。如 A 提及無論受訪政治人物是否會直接回答問題，她都必須提問：

Q：所以你在問的時候你就知道有可能問不出來？

A：沒有，我沒有辦法確定是因為政治人物他們也有很多幕僚。他們會隨時在不同議題上給予他們打空心拳的答案。不管他是要打實心拳或空心拳，丟問題是我們應盡的責任，而回答就端看你(指受訪者)的誠意。今天你上這個節目你要選擇用什麼樣的方式回答，那也是我們在每一次的碰撞當中才會知道。

簡言之，對廣電新聞訪問者來說，「受訪者」既是資源也是限制。一方面，訪問者透過「受訪者」劃定、縮小新聞互文文本的方向及範圍，讓訪問者可以掌握相關文本，設計問題；另一方面，訪問者設定好的互文方向及內容也受限於「受訪者」，故訪問者須時時注意受訪者的言談表現，探測可能發展的互文範圍，接受並妥善利用充滿變動的不確定性。

##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聚焦於廣電新聞訪問，探析訪問者如何於訪問前汲取新聞報導，透過新聞互文文本，設計具新聞性的廣電訪問。不同於以往互文分析多採文本分析法，本研究認為廣電新聞訪問是一種機構談話，訪問者取用新聞互文文本，不但有清



楚的任務目的，更是有意識地進行此事。因此，本研究透過對十名資深廣電新聞訪問者，共十九人次的深度訪談資料，分析訪問者如何於訪談前使用新聞報導文本，設計新聞訪問，以及新聞互文文本受到哪些主要因素限制。

本研究發現新聞報導與廣電新聞訪問的文類差異有助訪問者定位新聞訪問的功能及位置。在新聞報導文類條件下，廣電新聞訪問者持續注意新聞報導「說了什麼」，再透過廣電新聞訪問文類，決定「何時」、「問誰」、「怎麼問」及「問甚麼」。而且，由於「受訪者」是廣電新聞訪問文類不可或缺的元素，故也成為訪問者是否執行訪問，以及取用互文文本的重要考量，尤其「新聞事件當事人」可說是廣電新聞訪問的首選，因為「訪問新聞事件當事人」本身便具新聞性。此外，廣電新聞訪問者構連新聞文本，不但得考慮「受訪者」，也得追蹤新聞發展直至執行訪問為止。進一步，訪問時間的長短及媒介特質皆會影響訪問者汲取新聞文本的多寡及類型。

除此之外，廣電新聞訪問互文性也受到社會及機構情境的框限。本研究指出廣電新聞訪問之互文情境限制主要來自閱聽人（求新）、新聞及媒體競爭壓力（求異）和受訪者（求達成自身目的）三方面。有趣的是，廣電新聞訪問者的閱聽人想像與新聞互文網絡息息相關，而新聞互文網絡的延展範圍又受到其他新聞及媒體訪問，以及受訪者現場表現的限制。但這些限制某方面來說也是廣電新聞訪問者的資源，讓他/她得以在有限時間下，有方向及範圍地取用新聞文本，進行新聞互文的實踐工作。

最後，本研究對未來研究有兩項建議：第一，使用個案研究法，深入探索廣電新聞訪問者在訪問前汲取、構連哪些互文文本，設計訪問，以及不同限制因素如何（交互）影響他/她的訪問設計。第二，詳細分析限制新聞互文性的三個因素如何影響廣電新聞訪問的互文性，例如廣電新聞訪問者固定收聽/看哪些媒體及新聞訪問，以及如何在訪問中透過語言進行「區分」及「對立」；或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汲取與受訪者有關的互文文本，又如何因應受訪者的回答做互文調整。



## 參考文獻

- 江靜之（2005）。《尋找理想的廣電新聞訪問者：論述角度之探析》。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 江靜之（2009）。〈廣電新聞訪問之機構情境與訪問設計〉。《新聞學究》，99: 119-168。
- 李子新譯（1992）。《報導之前：新聞工作者採訪傳播的技巧》。台北：遠流。  
（原書 Killenberg, G. M., & Anderson, R. [1989]. Before the story: interview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journalists.）
- 邱宜儀、蘇蘅（2009）。〈政治名人與媒體：馬英九報導的新聞框架初探〉。  
《新聞學研究》，99: 1-45。
- 姜炫煥、邱瑞杰（2007年4月28日）。〈呂大罵：政策買票最可恥〉，  
《聯合報》，A2版。
- Bell, A. (1991). *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Oxford: Blackwell.
- Candlin, C. N., & Maley, Y. (1997). Intertextuality and interdiscursivity in the discourse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B. L. Gunnarsson, P. Linell & B. Nordberg (Eds.).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discourse*. (pp. 201-222). London: Longman.
- Clayman, S. E. (2002). Tribune of the people: maintaining the legitimacy of aggressive journalism.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4, 197-216.
- Clayman, S. E. (1991). News interview openings: Aspects of sequential organization. In Paddy Scannell (Ed.), *Broadcast talk* (pp.48-75). London: Sage.



- Clayman, S. E. (1990). From talk to text: newspaper accounts of reporter-source interaction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2, 79-103.
- Clayman, S. E., & Heritage, J. (2002). *The news interviews: journalists and public figures on the ai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layman, S. E. (2004). Arenas of interaction in the mediated public sphere. *Poetics*, 32, 29-49.
- Drew, P., & Heritage, J. (1992). Analyzing talk at work: an introduction. In Paul Drew & John Heritage (Eds.), *Talk at work: Interaction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pp. 3-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kström, M. (2001). Politicians interviewed on television news. *Discourse & Society*, 12(5), 563-584.
- Ekström, M. (2002). Epistemologies of TV journalism. *Journalism*, 3(3), 259-282.
-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 Fairclough, N. (1995a). *Media discourse*. New York: Arnold.
- Fairclough, N. (1995b).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New York: Longman.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 Fairclough, N. (1998).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media: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Allan Bell & Peter Garrett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pp.142-162). Oxford, U.K: Blackwell.
- Garrison, B. (1992). *Professional News Reporting*.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Greatbatch, D. (1998). Conversation analysis: neutralism in British news interviews. In Allan Bell & Peter Garrett(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Oxford &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 Heritage, J. (1984).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eritage, J. (1985). Analyzing news interviews: aspects of the production of talk for an overhearing audience. In Teun A. van Dijk (Ed.). *Handbook of discourse* (pp. 95-117). London: Academic Press.
- Heritage, J., & Greatbatch, D. (1991). On the institutional character of institutional talk: the case of news interviews. In Deirdre Boden & Don H. Zimmerman (Eds.). *Talk and Social Structure: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pp. 93-137). Oxford: Polity Press.
- Heritage, J., & Roth, A. (1995). Grammar and institution: questions and questioning in the broadcast news interview.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28(1), 1-60.
- Huang, Y. K. (2008). Exploration the position and vale of the animation-cartoon industry in China TV news communication. *China Media Research*, 4(2), 1-12.
- Kristeva, J. (1986).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T. Moi (ed.), *The Kristeva reader* (pp. 34-6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ong, K. C. C. (2006). Property transaction report: news, advertisement or a new genre? *Discourse Studies*, 8(6), 771-796.
- Li, J. (2009). Intertextual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discourse of national conflicts in



daily newspap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Discourse & Society*, 20(1), 85-121.

Liddicoat, A. J., & Scrimgeour, A. (2008). Intertextuality in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essay writing.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2(6), 380-392.

McNair, B. (2000).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an evaluation of the political public sphere*. London: Routledge.

Meinhof, U. H., & Smith, J. (2000). The media and their audience: intertextuality as paradigm. In U. H. Meinhof & J. Smith (Eds.).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media: from genre to everyday life* (pp. 1-17).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Nylund, M. (2006). Control and collaboration: interviewing and editing in television news production. In Mats Ekström, Åsa Kroon & Mats Nylund (Eds.). *News from the interview society*. (pp. 207-222) Sweden: Nordicom.

Ott, B., & Walter, C. (2000). Intertextuality: interpretive practice and textual strategy.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7(4), 429-446.

Roth, A. L. (1998). Who makes the news? Descriptions of television news interviewees' public persona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 79-107.

Schudson, M. (2003). *The sociology of news*. New York: Norton.

Schudson, M. (1994). Question authority: a history of the news interview in American journalism, 1860s-1930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6, 565-587

Scannell, P. (1996). *Radio, television and modern life: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Oxford, UK: Blackwell.



Solin, A. (2004). Intertextuality as mediation: on the analysis of intertextual relations in public discourse. *Text*, 24(2), 267-296.

Tolson, A. (2001). “Authentic” talk in broadcast news: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4, 463-480.

van Dijk, T. A. (1988). *News Analysis: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附錄一：受訪廣電新聞訪問者名單及時間

受訪者代號	與新聞訪問相關之職務	新聞相關資歷	受訪時間
A	電視新聞主播 (兼製作人)	國際事務總監、電視新聞製作人兼主播	96/03/01 96/05/31
B	廣播新聞節目主持人	報社記者、報社撰述委員、廣播新聞節目主持人	96/03/15 96/06/07
C	廣播新聞主播	廣播新聞編播、廣播新聞主播	96/04/04 96/05/23
D	電視新聞主播 (兼製作人)	電視新聞記者、電視新聞製作人兼主播、新聞節目主持人	96/04/06 96/07/10
E	電視新聞主播 (兼製作人)	電視新聞製作人兼主播	96/04/28 96/07/21
F	電視新聞主播 (兼製作人)	報社記者、電視新聞編輯主任、電視新聞製作人兼主播、	96/05/02 96/06/28
G	曾任廣播及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	廣播記者、廣播編譯、報社記者、新聞雜誌編輯、報社編採中心採訪主任、電視新聞部總監、電視及廣播新聞節目主持人	96/05/08 96/06/12
H	廣播新聞主播	報社記者、廣播電台新聞編播、電視新聞記者、新聞部主播	96/06/13 96/07/13
I	電視新聞主播	電視新聞主播	96/06/20
J	曾任廣播及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	報社記者及召集人、網路報採訪中心主任、廣播電台主持人、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	97/5/21 97/6/25



# In search of news on old news: the interviewer's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 in broadcast news interviews

Chin-Chih Chiang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broadcast news interviewers design news interviews by making use of news texts. Different from majority of intertextual researches using text analysis, this study adopt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en senior news interviewers to analyze how the intertextual news texts are chosen and constrained. This study finds that news interviewers define the interview through the genre intertextual relation between broadcast news interviews and news reports, and the intertextual practices are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time, interviewees, and media characteristics. Moreover, the intertextuality of broadcast news interviews is constrained by the imagination of audience, the competition from other news media, and interviewees.

**Keywords:** broadcast news interview, genre, intertextuality, interview design, news texts

